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

左編

將類　　禦夷

漢張騫　西夷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
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
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
道今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
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
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
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
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
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
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
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
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
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
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
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
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
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
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

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氐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迺令因蜀犍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筰出徙 邛出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

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
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廼封騫爲博望
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
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
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
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
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
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
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兠
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

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
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
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
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
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
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
走、徙大夏地、昆莫畧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
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
遠之。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
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

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爲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

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牁越嶲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迺

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復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
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
通自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
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
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
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
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
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
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票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

以角氐戲於外國表飾之敎行矣

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漢使徃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二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二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

數百人爲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迺以李廣利爲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爲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爲石顯所譖自殺

漢李廣利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財有數千皆饑罷攻郁成城郁成拒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

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頭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計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

叙得可觀

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盃發戍甲卒十八萬酒
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
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
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
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
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
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迺先
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
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

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趣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二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

匿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多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初二師起敦煌西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成急郁成窺之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

桀令四騎皆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令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第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行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

漢陳湯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慱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才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

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
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
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谷
永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
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
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
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
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
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卽

豫爲臣憂臣幸得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古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

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
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
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
等屍、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困
阨、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
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略、多策謀、喜奇功、
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
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

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
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
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
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
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
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
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
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
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 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 諭以威信與飮盟遣去徑

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男子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尉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

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釆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

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却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

界得者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案驗之完帝內嘉延壽

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劉向上疏、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東漢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

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實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時龜兹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兹人兜題爲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

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超因馳疏勒、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卒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

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闐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闐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遂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平定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願
復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
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葱領通則龜兹可伐今宜拜龜兹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兹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

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闐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

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李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

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奸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帳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

遂通明年詔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路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

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爲都尉徐幹爲長史拜白霸爲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

遂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屯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殺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

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十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今賜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

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德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

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泥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三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明年下詔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戶、

班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近都護乃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

及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
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
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耻因
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
爲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
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
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
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
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
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

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乃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

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爲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何云。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建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

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捍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出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長久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

刖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

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

四萬餘人分騎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擊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于家

漢趙充國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騎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

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
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
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
不一人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
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

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

幵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
兵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
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
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
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
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
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
元年春也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
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

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

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輒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遮擊之。將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穎州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策。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

不得已也

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

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咸以爲先零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

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國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爲侯兒庫爲君陽雕爲言兵侯良兒爲君靡忘爲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

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
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
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
卒如充國之言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
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
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

東漢鄧訓

鄧訓字平叔禹第六子也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
非之顯宗即位爲郎中訓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
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

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
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
領其事訓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
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
千人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
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
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
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
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
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

宰府通鑑以夷伐夷策者耳

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氐胡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

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
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疾者輒拘持縛
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
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吾乃將
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
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
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
悉被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
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上以渡河掩
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

鄧歿賞平

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二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一種殆盡迷唐遂收其餘郡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節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四年冬病卒官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后

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諡曰平壽敬侯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隲京悝弘閶

東漢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早孤孝養祖母縣不應舉祖母終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他邊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則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

壯者也。語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或徙其人民、廣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無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

宂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和計修善
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
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
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
朝歌長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籌之
知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數萬賊不知開倉招衆劫
庫兵守成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
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

此法僅可一用

巳。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悉無不中羌乃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前時安帝幸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故爲帝所寵順帝永建元年詡爲司隸校尉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

爲務直諫　沖朝奉儀

側目。三公劾諤盛夏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諤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節。即以尸諫爾。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諤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

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藏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亟收防送獄以塞天變將防在帝後程吒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徵拜議郎數月遷僕射永和初遷尚書令臨終謂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西東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一

左編

將類

東漢段熲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賚璽書詔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伏設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延熹二年

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寇
隴西金城塞頻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
谷擊破之追討南渡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
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
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
豪寇張掖攻沒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
落并兵晨奔頻軍頻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
亦引退頻追之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
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
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千六百

人燒當種九十餘口詣熲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熲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熲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明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以千數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羌種

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執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爲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擊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略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

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戸。
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反，復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
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
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
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
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
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
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因上
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
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躕，久不

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徙更招降坐致強敵爾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四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

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賫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眾恐熲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眾皆應聲騰起熲馳騎於榜突而擊之虜眾大潰斬首八千餘

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
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
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
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
育將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晏等
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熲
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敗走熲遂與相
連綴且鬬且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
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
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

與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頻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周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衞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
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
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
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
應折衂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
虛欲脩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
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
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
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
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曰

恭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潁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廪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執必殄滅夏潁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

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潁規一舉滅之不
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
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
山結營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
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潁自率
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擊
破之羌復敗散潁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氈裘
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
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

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
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
封新豐縣侯邑萬戶初頗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
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唐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與吐蕃戰沒忠嗣特年九
歲始名訓入見玄宗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孤
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爲忠王帝使
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積戰功至代北都督天
寶元年爲河東節度忠嗣本負勇敢爲將乃能持重

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爲用每出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一弓一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亡鐵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器甲充牣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自張仁愿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後數

出戰青海積石虜輙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初忠嗣在河東朔方日久、備諳邊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隴、頗不習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貴自處、望減於往日矣、乃固讓朔方河東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日鉤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

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祿山而還、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曰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

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朔方至互市輙高償馬值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鎭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

唐韋皐 附孫樵書田將軍邊事

韋皐字成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置營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

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皐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皐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皐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皐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皐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生死皐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入可也雲光以皐儒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皐受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

下至皐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他奴拜皐鳳翔節度皐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皐隴州刺史置軍拜節度使寵其功皐遣兄平及弇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劒南四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道塞必以蠻爲鄉道皐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來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郍時以正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郍時攝

好做事

領其部故請歸爵皐上言禮讓行於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欵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皐濟師皐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遮遮等三人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閤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皐能綏服之故戢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

防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
蕃盟皋遣將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
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
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
襲詔皋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靈
關破峩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
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劒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
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皋休士以
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
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皋

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皐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嶲州。吐蕃悉完壘造舟。謀擾邊。皐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救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皐深入以撓虜。皐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奈。崔堯臣趨石門　無衣山。仇晃董振走

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横務蓄藏之故劉闢階其屬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早者誣所進兵皆鏤定秦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皆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迫於群蠻田在實將軍剌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逼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嘗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蜂前鋒魁捷皆摽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値

將在外而害內亦除言矣

京師謂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皐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奸且勸進會太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極姦黨是歲皐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皐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撫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

宋曹瑋

曹瑋字寶臣彬之子沉勇有謀善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知渭州馭軍嚴明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將徙知鎭戎軍李繼遷虜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以鎭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

隨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輙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解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欲定可相馳

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禽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方以恩致德明不報帝以瑋習知河北事邇以爲真定路都鈐轄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至是帝以示左右曰華夷山川城

郭險固出入戰守之要舉在是矣因敕俾諸將得按圖計事復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與秦翰破章埋族于武延川於是隴山諸族皆來獻地瑋築堡山外爲籠竿城募士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改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鎭戎緣邊安撫使時唃斯囉強盛立遵佐之立遵乃上書求號贊普瑋言贊普可汗號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唃斯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乃以立遵爲保順軍節度使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號爲立文法唃斯囉使其虜賞樣丹與厮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瑋陰結厮敦

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求自效。問謂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爲我取賞樣丹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爲順州刺史。初張佶知秦州。置四門砦。侵奪羌地。羌人多叛去。畏得罪不敢出。瑋招出之。令入馬贖罪。還故地。至者數千人。每送馬六十匹。給綵一端。築弓門治坊床穰靜戎三陽定西伏羌永寧小洛門威遠十砦。浚壕三百八十里。皆役屬羌廂兵。工費不出民。其年唃斯囉率衆數萬大入寇。瑋迎

戰三都谷、追奔三十里、斬首千餘級、瑋遣間殺立遵、
及破魚角蟬所立文法于吹麻城、既而河州洮蘭安
江妙敦邈川黨逋諸城皆納質爲熟戶、時瑋作塹抵
撥羅龍西蕃要害地也、先是瑋遣小吏楊知進、護賜
物、適甘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邀知進語曰、秦
州大人直以兵入撥囉龍來、幸爲我言、願罷兵歲入
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種人黨失畢陵從知進來獻
馬、自是唃斯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秦人請刻石紀
功、有詔褒之、天禧三年、德明寇柔遠砦、都巡檢楊承
吉與戰不利、以瑋爲鄜延路副都總管環慶秦等州

緣邊安撫使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瑋至歸附者甚
衆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丁謂逐寇準惡瑋不附己
指爲準黨除南院使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
謫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以宿將爲謂所忌即日上
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謂敗復觀察
使知永興軍從眞定府定州都總管改彰武軍節度
使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用士得其死力平居甚閒暇
及師多出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
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嘗稱疾加砭艾臥閣內不出會賊至瑋奮起裹創被

甲跨馬賊望見皆遯去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唃厮囉聞瑋名即望瑋所在東嚮合手加額契丹使過天雄郡勸其下曰曹公在此毋縱騎馳驅也眞宗慎兵事凡邊事必手詔詰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卒無以奪後雖他將論邊事者往往密付瑋處之渭州有告戍卒十餘人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也夏人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羌殺邊民入羊馬贖罪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犯邊民者論如律自是無敢犯環慶屬羌田多為邊人所市致單弱不

能自存，因沒彼中，璞盡令還其故田後有犯者還其家內地所募弓箭手使馳射較強弱勝者與田二頃再更秋穫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為一指揮要害處築堡使自塹其地為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皆出錢市馬降者既多因制屬羌百帳以上其首領為本族軍主次為指揮使又其次為副指揮使不及百帳為本族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本軍敘進以其習知羌情與地不可徙他軍也開邊濠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敵後皆以為

法天雄卒有犯盜者衆謂獄具必殺之瑋乃處以常
法人或以爲疑瑋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命者所以
令衆非吾好殺也治內郡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
知名士賈同造瑋客外舍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
同問從兵安在曰已具旣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
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瑋爲將不
知其父寬然自爲一家寶元中王鬷爲樞密使河西
首領趙元昊反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密
四人皆罷鬷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儀與鬷善出城
見之鬷謂公儀曰鬷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

儀曰此術士也嚴曰非也昔時爲太司鹽鐵副使疏
決獄因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官初起爲定
帥嚴至定治事畢瑋謂嚴曰公事已畢自此當還明
日願少留一日欲有所言嚴旣愛其雄材又聞欲有
所言遂爲之留明日具饌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公
滿面權骨不爲樞輔卽邊帥或謂公當作相則不然
也然不十年必總樞於此時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
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以應卒嚴曰四境之事惟公
知之何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
以馬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不已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其嘗往來牙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鬷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

宋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廕補官位至東染院使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

自凭欄立、上受杖杖頭畢足或落鞾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元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世衡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

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世衡董役事世衡膽勇過人雖遇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邪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沸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寨虜嘗濟河爲患世衡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

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逐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自給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籍奏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下淚矣慶曆三年春范仲淹巡邊至為環慶經略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

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家族奴訛素倔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仲淹領慶州蕃漢兵往拒邠城又召世衡分援涇原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世衡曰羌兵可用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

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宻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去遂爲所擒遷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臥病即起將部甲士晝夜與築城成而卒

宋王部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叅軍試制科不中客遊陝西訪采邊事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唃氏子孫唯董氈粗自能立瞎征欺巴溫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

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抱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莊處
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
也諸羌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
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
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
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
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
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番部俞龍珂有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
欲羈屬之諸將議先制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

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
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內附所謂包順者也韶又言
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
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
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
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
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
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
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
欺安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

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源。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堡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鬬、則我師必徒歸。今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趣抹邦山、厭敵軍而陳、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鬬、師小郤、韶躬擐甲胄、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

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資政殿學士七年入

必敗

朝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趣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絕拔柵去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率降得以獻拜韶觀

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
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
未幾召爲樞密副使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
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摭官吏細故韶欲罷
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
歸帝語安石勉留之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
臣以爲貪虛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
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
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
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

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答。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勒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悅，以故罷職，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謚曰襄敏。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以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嘗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貌飾言動不常類

若病狂狀旣病疽洞見五臓葢以多殺徵云

宋狄青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從軍自散直爲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毎帯銅面其被髪出入行陣鬭凡入中箭皃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累功至招討副使青在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以竒勝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鉦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奔之士卒皆如其教

纔過敵未接戰邊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紀皆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過山嵎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戰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止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廣源川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

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皆爲所摧衂又遣楊
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
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
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
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
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訓所遣之官重勢必
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
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必不能施矣青言賊便
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
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青爲樞密使嘗

若訥言蕃部善射奈鞬若上下山如平地嘗彎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率用嫻兵破賊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月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爲营衞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陣偕方卧帳中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皆險薄無賴之徒欲有所邀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覩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

宋聘居閒之法

選士

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上。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倉卒被甲以前。

參出兵參知

遂致覆軍余靖言交趾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阻其善意朝廷從其請狄青奏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朝廷卒青討司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皇祐五年正月詔廣西南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太沮前戒諸將毋得妄與賊鬬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兵八

嚴令誅將

并犯賊潰于崑崙関其下殺韮袁用等皆戰敗遁歸知邕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靖曙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二十二人皆斬之諸將股栗不敢仰視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府留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関險阸爲所據乃案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

宜西示之道

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初賊諜知青宴樂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

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巳縱蕃部馬二千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巳而右者復左左者復右賊不知所爲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槍立加束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于歸仁也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旣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趣山立而賊

全逵擁衆而下，揮劒大呼，斷賊陣爲二，匹以先鋒俟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青先與曾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于廣州，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赦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言開于青者如此。初，青請擊智高，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赴闕下。

上壯其言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可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轍也青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爲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節度青臨行上言以謂古之師還以凱獻首告馘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閙爭啓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閒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從之初欲用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諫官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邕州聞青至賓州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

賊所俘脅皆慰遣之斂積尸爲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智高兵罷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青爲樞密使時范鎮爲諫官人有相譖青謡云漢似胡

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貴
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夫又姓狄字漢臣此歌爲
是人作也爲不疑矣或欲鎮言之鎮曰此唐太宗殺
李君羨事上安忍爲適以啓君臣疑心耳青爲韓范
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公爲祖青愧謝曰青
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夫發開字則
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每至琦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
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卽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
者必先開白廂吏以其焚楮帛在中夕之後故也至

和嘉祐間青爲樞使一夕夜醼而勾當人偶失告報中夕縣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到宅則火滅久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光怪燭天者時劉敞爲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諠於縉紳間青不自安遂乞陳州遂薨於鎭夜醼之事竟無人爲辯之者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二

經濟編

將類

名將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甲其衆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其旗章勿使冐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淫非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多異于令之將者也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首受

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

遇全知敏少有全遇皆此類士也

至未力戰百餘合、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遇等、乃得還

宋郭進從征澤路、遷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

從至皆得依

嚴毅太祖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逆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太祖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使留後崔彦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

材數之所
小要

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爾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戢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太祖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彬疾亟眞宗臨問因詢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璨瑋材器皆堪爲將帝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

書令追封濟陽王謚武惠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

仁宗時尹洙薦狄青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

拜副使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身誥青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卒謚武襄

環原之間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种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

爲患及卒青淵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宗澤前後請高宗還京二十餘奏每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潛善伯彥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

所爲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族數十萬衆若響之應聲實澤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黄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劉錡以劉汜敗發怒嘔血數升至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金王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名姓以對

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亮曰吾自當之惜錡以疾不能成功齎恨而没

余玠家貧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粗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

無幾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于府左士之至者玠不厭接隨其材而任之遂以利閬城大獲山以護蜀口蓬州城營山渠州城大良平嘉定城舊治瀘州城神臂山其他因山爲壘棊布星列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卒年四十七贈少師謚武安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思之立祠以祀

吳璘代兄玠守蜀二十年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孟珙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尤邃於易學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謚忠襄

馭將

武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敝。

肅宗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爲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効。懷恩恐賊平寵衰。

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强恣爲淫侈至於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趣寧歸鎮楊炎言于德宗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

兵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千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后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詔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汾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

李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淮西還、言于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立功之后、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爲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上、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

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

憲宗咨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爲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爲日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爲鄰道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自表請者而聽命於理固順若有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如何對曰羣臣見取蜀吳易於反掌故諂諛之徒爭獻策勸開河北臣竊謂河

非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鄰道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其爲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且以吳少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

州有異勢可興師復以財力不贍而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

欲其然討必有險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且令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非國家之利也況垍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

上遂不問

用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是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

曰如其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策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殲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曰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上書長策仗猛將練精兵聚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殲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聽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晝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

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滌私趙之訪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援饒陽束鹿

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彼必不服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

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蓋若所除
之人得入彼罔足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復
潛相交結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
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中尉吐突承璀欲奪
垍權自請將兵討之宗正少卿李拭奏承宗不可不
討承璀親信近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上以拭狀
示諸學士曰此姧臣也卿曹記之勿令得進用時昭
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從史恩因
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憲宗甚患之會從史遣牙

引唐名相多能將略

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爲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於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上亟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爲不可請授重胤河陽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胤勾當昭義留後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

要害魏博恒幽諸鎮皤結朝廷惟恃此以制之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昨爲從史所據使朝廷旰食計不獲已誘而執之已失大體今又以承璀文牒差本軍牙將爲重鎮留後物情頗沮紀綱大紊校計利害更不若從史爲之何則從史雖蓄奸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胤出於列校以承璀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憤怒恥與爲伍且謂承璀誘重胤使逐從史而代其位必將人人自危萬一連表罪狀承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不報則衆怒益甚若爲改除則朝廷之威去矣上悅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

則不可
信除此弊

孟元陽鎭昭義貶從史爲驩州司馬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

下而與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弃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

到底不肯失撲

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憲宗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憲宗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

者果何益乎度爲與陳君臣上下之義與聽之終名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田弘正李愬屢敗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軍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謂曰悟與公輩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

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後應者皆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天未明軍至城下城中譟譁動地時城門已洞開牙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

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

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

智士
勇士

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因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姦極

李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爲悅請繼襲至是悅屢爲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嚮日因

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

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牧嘗問董重質以淮西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其時朝廷若使鄂壽唐州只保境土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閏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上黨叛逆魏鎮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繫纍穉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爲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

甲宜閏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德裕又以議者多言劉悟有功積未可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追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何得復自立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奏以爲湖州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積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

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

上即下詔討之元逵即日出師

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軍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

君相同心之効

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武宗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旣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

河北三鎭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宣慰勑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王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鎭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勑使馬求官及爲軍

此事豈有不使宰相明知者

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武宗武宗曰要當如此明告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惟牙將陳行泰王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旣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

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巳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

妙策

顧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前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王宰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

判斷如刀

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進兵必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曾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且稹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忠歸於臣下不赦在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

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并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趣諭且覘之元實受并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并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并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并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

社者鬭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戮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幷其黨斬之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高文端曰官軍令直攻澤州潞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鎭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

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潞州以積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積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

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劉稹年少懦弱押牙王協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
貨財而將士有功無賞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
人主之并藉編戶家貲十分取二民恟恟不安邢州
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問以其父兄
祗役爲之請不得乃殺稅商軍將而請降於王元逵
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
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
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
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爲一鎮魏

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爲三
州留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鎭潞人聞三州降大
懼郭誼王協謀說劉稹以兵授誼束身歸朝稹許之
遂殺稹幷其族函首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
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
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
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
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
潞州以應謡言杜悰請赦誼等上不應詔昭義五州
給復一年横增賦斂悉從蠲免所藉團兵並縱歸農

諸道將上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盡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得人

僖宗時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鎭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僖宗曰此疏傳於藩鎭豈不致其猜忿於是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

旦家禍

可恨

諸道兵皆會關中獨平盧不至王鐸遣判官張濬往

說之時平盧大將王敬武方逐節度使自爲留後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而責之曰公爲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旣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將士皆改容引咎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詔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用趙普之言也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彊娶己女爲妾及貸民錢
不償者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
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
復爾邪對曰無也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
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
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
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
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諜士非死
士不可

太祖于諸將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招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

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弃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念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

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蘇洵御將論

論將

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王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王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今王昭遠出於廝養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于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場有事[illegible]禦大

敵乎